

起义者

黎萨尔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起 义 者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

(北 京 朝 内 大 街 166 号)

新 华 书 店 北 京 发 行 所 发 行

中 国 青 年 出 版 社 印 刷 厂 印 刷

字 数 253,000 开 本 787×1092 毫 米 $\frac{1}{32}$ 印 张 13 $\frac{1}{2}$

1977 年 10 月 北 京 第 1 版 1977 年 10 月 北 京 第 1 次 印 刷

书 号 10019·2520

定 价 1.25 元

献 辞

献给一八七二年二月二十八日在巴贡巴扬广场殉难的
唐马利亚诺·戈梅斯神甫(八十五岁)、唐何塞·布尔哥斯
神甫(三十岁)和唐哈辛托·萨莫拉神甫(三十岁)。

教会没有将你们撤职，这使人对强加在你们身上的罪名产生怀疑；政府把你们的案件弄得神秘而又暧昧，这使人相信，它在关键时刻犯了某种错误；而所有的菲律宾人都怀着敬爱的心情纪念你们，称你们为烈士，这说明他们根本不承认你们有罪。在弄清楚你们和甲美地起义的关系之前，不管你们是不是爱国者，是不是热爱真理和自由的人，我都有权把你们当作我与之斗争的罪恶制度的牺牲者，把这本书献给你们。我们殷切期望有一天西班牙会恢复你们的名誉，弄清事实真相。让我把这本书当作一个枯叶编成的、未能及时送到的花圈，敬献于无人知晓的你们的坟前。谁要是没有确切的证据就来玷污人们对你们的记忆，他的双手就沾满了你们的鲜血！

何塞·黎萨尔

目 次

献 辞

第 一 章	在上甲板上	1
第 二 章	在下甲板上	16
第 三 章	传说	27
第 四 章	塔勒斯百户长	35
第 五 章	一个马车夫的圣诞节前夕	48
第 六 章	巴西里奥	56
第 七 章	席蒙	64
第 八 章	快乐的圣诞节	79
第 九 章	彼拉多们	83
第 十 章	贫富之间	86
第 十 一 章	洛斯巴诺斯	100
第 十 二 章	普拉希多·佩尼滕特	119
第 十 三 章	一堂物理课	130
第 十 四 章	在学生公寓里	147
第 十 五 章	帕斯塔先生	161
第 十 六 章	一个中国人的苦难	172

第十七章	基亚波集市	186
第十八章	魔术	193
第十九章	导火线	203
第二十章	仲裁人	216
第二十一章	马尼拉的人物	228
第二十二章	演出	243
第二十三章	行尸走肉	262
第二十四章	梦幻	271
第二十五章	笑和泪	284
第二十六章	传单	295
第二十七章	修士和菲律宾人	303
第二十八章	人心惶惶	317
第二十九章	甲必丹蒂亚格退场	329
第三十章	胡丽	334
第三十一章	高级官员	347
第三十二章	传单事件的后果	355
第三十三章	最后的论据	361
第三十四章	婚礼	371
第三十五章	盛宴	377
第三十六章	本—萨伊夫的苦恼	388
第三十七章	秘密	396
第三十八章	在劫难逃	403
第三十九章		409

第一章 在上甲板上

Sic itur ad astra*

十二月的一个早晨，泰钵号轮船载着大批乘客，吃力地沿着曲曲折折的巴石河溯流而上，向内湖省驶去。这艘轮船的船身庞大，几乎圆得象个“tobù”^①，它的名字也是从那儿来的。尽管它全身都油成白色，但还是肮脏不堪。它行动缓慢，从容不迫，摆出一副堂皇庄重的架式。虽然如此，它在这个地区还是相当受欢迎的。这可能由于它有一个他加禄船名，也可能由于它具有这个国家一切事物所具有的特征，一种无视进步的态度：它是一艘不大象轮船的轮船，它永远不变，有缺点但又无法指摘，当它想表示一下进步时，它就在船身上油上一层漆，得意洋洋地以为这就足够了。真的，这是一艘地地道道的菲律宾轮船！如果我们不加挑剔，我们甚至可以把它当作在最尊敬的神甫和高官显宦监督下建造的“国船”。

河水在朝阳照耀下闪着金光，微风在两岸竹丛中歌唱，

* 拉丁文：天堂之路。

① 他加禄语：用椰子壳做的水瓢。

白色的“国船”喷出一团团的黑烟，人们开玩笑地说，它也有抽烟的恶习！汽笛不断地尖叫，声音又沙又哑，但却威风十足，好象一个暴君想以叫喊来进行统治，弄得船上的人谁也听不清楚别人的话。它威胁着路上遇到的一切，忽而好象要把面前的“沙兰包”冲得粉碎，这些破烂的菲律宾捕鱼工具遇到它，就上下颠簸，颇象一个巨人的骷髅在向一只史前的大乌龟点头致敬；忽而它又径直向竹林或半没在水中的小房子冲去，这些建筑在木槿花和其他花簇中的水上小吃店，好象一些踌躇不定的游泳者，脚已经下了水，可是又舍不得毅然决然地扎到水里。有时它又沿着两边用树桩标出的水道朝前走，除了有时船底撞上意想不到的暗礁，突然把乘客震得东倒西歪之外，它总是怡然自得地缓缓前进。

如果读者认为这艘轮船以“国船”来作比喻还不够完善，那末就请再看一下有关乘客的安排吧。出现在下甲板上的尽是一些棕色脸庞和黑头发的印第安人、中国人、还有西班牙人与本地人的混血儿，他们紧紧地挤在货包和货箱之间。可是在上甲板上，舒适的椅子上坐的是几个穿欧洲服装、修士服装和政府官员打扮的旅客，他们头上有遮太阳的布篷，嘴上叼着上等雪茄，悠闲地眺望着周围的景色，对于船长和水手们为克服河中障碍所作的努力，显然毫不在意。

船长是个很和蔼的人，年纪已经不小了。他是一个老练的水手，年轻时曾经驾快船渡过广阔的海洋，现在到了老年，不得不格外小心谨慎，格外提高警惕，好避免一些小事

故。他每天所遇到的困难都是一样的：同样的暗礁、同样笨重的船身沿着同样曲折的航道行驶，就象一个胖太太走在拥挤的人群中那样。因此，这位善良的船长无时无刻不在忙着，一会儿把船停下来，一会儿向后退，一会儿又半速前进；忽而朝左，忽而朝右地指挥五个拿着长竹篙的水手，叫他们再加一把劲，帮助轮船转弯。他就象一个曾经领着大军出生入死、身经百战的老军人，到了晚年，却作了一个纵情任性、桀骜不驯而又生性懒惰的小学生的教师。

在这群欧洲人当中，只有唐娜维多利娜是唯一的女客。她非常清楚泰钵号是否懒惰、不听命令、而又纵情任性。唐娜维多利娜还是象往常一样地坐立不安，她一个劲儿地咒骂河上的驳船、小划子、椰木筏子以及划船的印第安人，甚至也骂那些在河里洗衣服的女人和游泳的人，因为他们谈谈笑笑，叫她烦躁。哼，要是河里没有这些印第安人，要是这个国家里没有印第安人，要是全世界连一个印第安人也没有，泰钵号准会航行得很顺利——可是，她忘了船上掌舵的是印第安人，水手是印第安人，轮机手是印第安人，百分之九十九的乘客也全是印第安人，而且，如果擦掉她脸上的脂粉，脱掉她身上的漂亮外衣，连她自己也是一个印第安人。那天早晨，唐娜维多利娜情绪特别坏，因为周围的人都很少注意她。其实这是有原因的，请看：这些乘客中有三个天主教的修士，他们深信如果有一天自己的举止稍微有一点越过常规，全世界就要倒退！还有一位不知疲倦的唐库斯托迪奥，他对自己的一些计划颇为满意，正在心平气和地呼呼

打鼾；一位多产作家本一萨伊夫(他的名字是从伊瓦涅斯这个名字变化而来的)，他认为马尼拉人能有思想，是因为他本一萨伊夫是一位思想家；一位天主教修士伊瑞内神甫，他的外表给天主教增光不少：一张红润的脸儿刮得精光，上面高高耸起一只漂亮的犹太人的鼻子，穿一件剪裁合身、缀有小组扣的白绸法衣；另外还有一位名叫席蒙的、非常富有的珠宝商人，据说总督大人的一切措施和计划都是由他参谋、由他策划的。这些社会柱石、国家栋梁们坐在那里谈笑风生，竟然一点也不关心这位染红了头发、背叛了自己民族的菲律宾女士！这还不够使我们这位女约伯^①忍无可忍吗！——原来唐娜维多利娜在跟别人发脾气的时候，总是称自己为约伯！

每当船长高喊“左舷”或“右舷”、水手们急忙抓起竹篙抵住河岸、用腿和肩膀的力量不让船身斜向岸边的时候，我们这位贵妇人的怒火总是越烧越旺。在这种情况下，人们说，每次一出现危险，这艘“国船”就由乌龟变成虾米。

“我说，船长，你那帮笨蛋舵手为什么不往那个方向开呀？”这位贵妇人气愤愤地质问说。

“因为那边水位太浅了，太太，”船长从容不迫地回答，同时慢慢地眨了眨一只眼睛，这是他的一个小毛病，好象是在对自己嘴里吐出去的每一个字说：“慢一点，慢一点！”

“半速！讨厌死了，老是半速！”唐娜维多利娜十分轻蔑地说，“为什么不用全速？”

^① 据《圣经》“约伯记”，约伯是一个有极大耐心的人。

“要是用全速，我们的船就会开上那片稻田去啦，夫人！”这位船长仍然不慌不忙地回答，朝那片耕过的稻田努了努嘴，这回谨慎地眨了两下眼皮。

唐娜维多利娜喜怒无常的脾气和她奢侈的生活，在菲律宾是很出名的。她很喜欢交际，只要她伴着她的侄女，大家也就加以容忍。她的侄女名叫鲍丽塔·戈梅斯，是个非常美丽而又很有钱的孤儿，唐娜维多利娜是她的保护人。唐娜维多利娜将近老年，才和一个不走运的、名叫唐提武西奥·德·艾斯帕达尼亚的家伙结了婚。现在她已经度过了十五年的婚后生活了。她戴着一头假卷发、穿一套半欧化的衣服。她一生最大的希望就是设法使自己欧化。结果，从她举行婚礼的那个不吉利的日子起，由于运用种种穷凶极恶的手段，居然大有成就，到了现在，就是卡特瑞法^①和维尔蔻^②复生，两个人通力合作，也说不清应该把她划归哪一个民族了。

婚后多少年来，她的丈夫一直以苦行僧的那种耐性来忍受她的种种欺凌，可是最后，在一个倒霉的日子里，他一时冲动，竟然用他的拐棍重重地揍了她一下。这位女约伯被他这种反常的行为吓得愣住了，一时竟没有感觉到拐棍的滋味，只是等到丈夫逃之夭夭，她由惊愕中清醒过来，这才感到痛楚，还在床上躺了好几天。这件事可把鲍丽塔给乐坏了，她一向就喜欢拿她的姑母开心。至于这位丈夫，看

① 卡特瑞法(1810—1892)，法国博物学家和人种学家。

② 维尔蔻(1821—1902)，德国病理学家。

到自己干下了这种滔天大罪(对他说来简直是忤逆行为),吓得惊恐万分,只好逃之夭夭,后面还跟踪着他们结婚生活的冤魂——两条狗和一只鸚鵡。他尽力放开瘸腿,拔步飞奔,跳上在路上碰到的第一辆马车,窜进在河边看到的第一只渡船。这之后,他就变成了一个菲律宾的俄底修斯,到处流浪,从一个镇逃到另一个镇,从一个省跑到另一个省,从一个岛跑到另一个岛,一直给他那位戴眼镜的卡吕普索追赶着,纠缠着。唐娜维多利亚见人就问,弄得那些不幸和她同路的人都腻烦得要死。现在她得到一个消息,说他隐匿在内湖省的一个小镇里,因此,她这次准备赶到那里,以她新染的假卷发把他引诱回来。她的旅伴们对她采取了防御措施,大家天南地北,海阔天空,想起什么说什么,不让热烈的谈话中断。这时候,弯弯曲曲的航道把他们引到疏通河道的话题上来,当然也就谈到了港务工作。面孔象修士的新闻记者本—萨伊夫,和一位面孔象炮手的年轻修士展开了辩论。两个人都在大声叫嚷,指手划脚,时而挥舞胳膊,时而摊开双手,时而用力跺脚,他们争论着水位、养鱼池、圣马特奥河^①、驳船和印第安人等等。在旁边听他们辩论的人都很满意,只有一位年长、瘦小、乾瘪得出奇的圣方济各会修士和一位清秀、嘴角上经常带着轻蔑微笑的圣多明我会修士,毫不掩饰自己的厌恶心情。

乾瘪的圣方济各会修士领会到圣多明我会修士微笑的

① 现在许多人都叫它马里奎那河。

意思，决定出面干涉，制止这场争论。很明显，他是受人尊敬的，因为他一举手，正在谈到经验的象炮手的修士和正在谈到科学家的象修士的记者就马上停止说话了。

“科学家！本一萨伊夫，你晓得他们是些什么东西吗？”圣方济各会修士瓮声瓮气地问，在椅子上差不多连身子都没有动，只把他那只干瘦的手微微摆了摆。

“本省有一座桥^①就是我们的一位弟兄建造的，没有完工，因为科学家根据他们的理论，认为不结实，不能保证安全……可是你瞧，它已经抵住了历次洪水和地震了！”

“对！对！说得好，正是我想要说的！”象炮手的修士大声叫起来，两只拳头啪的一声擂了一下竹椅的扶手。“对，对，就是那座桥。那些科学家！我也正要想说，萨尔维神甫说得好啊！”

本一萨伊夫没有作声，只是微笑着，可能是为了表示礼貌，也可能是因为他真的不知道用什么话来回答。但他可是菲律宾唯一的思想家！伊瑞内神甫摸摸他的长鼻子，点头表示赞成。

萨尔维神甫，就是那位干瘦的圣方济各会修士，似乎很满意这种俯首贴耳的态度，又在一片沉默中继续说下去：“但是，这并不是说你说的没有卡莫拉神甫（指那个象炮手的修士）说的有道理，问题是那个湖……”

“问题是在这个国家里简直就没有一个象样的湖。”唐

① 这座桥在路克巴思地方，是在一个圣方济各会修士的监督下建成的。

娜维多利亚插嘴说，脸上怒火冲天，准备卷土重来，再来一次攻坚战。

受攻的几个人都吓得面面相觑，正在这时候，珠宝商人席蒙象一个当机立断的将军，立刻出来解围。“补救的办法非常简单，”他的口音非常特别，又象是英国人又象是美国南方人。“我实在不懂，为什么没有人想到过。”

所有的人都转过身去，仔细地听他说，甚至连那个圣多明我会的修士也不例外。珠宝商人是个冷冰冰的、高瘦结实的人，皮肤是棕色的，全身英国式的打扮，头上戴着一顶太阳盔。特别引人注意的是他那儿根稀疏的黑胡子和长长的白发，这表示他有西班牙人和印第安人的混合血统。因为怕太阳光，老是戴着一副大太阳镜，把他整个眼睛和一部分面颊都遮住了，使人感到他是个瞎子或是视力很弱的人。他又开两腿站着，好象怕站不稳似的，两只手插在上衣的口袋里。

“补救的方法非常简单，”他重复了一遍，“又用不着花一个库阿多^①。”

大家都瞪大了眼睛瞧着他，因为马尼拉的人都风闻这个人能够控制总督，他这么一说，大家都感到这个补救方法已经在实施中了，就连唐库斯托迪奥也转过身来细听。

“从水源直到河口挖一条运河，横贯马尼拉，这就是说，开一条新河，将旧巴石河填死；这既可以节省土地，缩短航

① 旧时西班牙的一种铜币，一百六十个库阿多等于一个比索。

程，又可以防止形成沙洲。”

这个计划震惊了他的全体听众，他们从来没有听说过这样彻底的办法。

“这简直是美国式的计划！”本一萨伊夫奉承地说，因为席蒙在北美洲住过很久。

除了唐库斯托迪奥以外，大家都点头赞许，认为这个计划妙极了。自由主义者的唐库斯托迪奥自以为有独立的地位，又任有显职，凡是不由他想出来的计划，就非得攻击不可，这是他应有的责任。别人也敢提出计划！这不是僭越吗！于是，他咳嗽一声，摸摸胡子尖，就象是在镇议会上发言似的，一字一句地郑重地说：“对不起，席蒙先生，我尊敬的朋友，我必须说，我不能同意您的意见，这要花费国家很多钱，可能还要毁掉一些城镇。”

“那末就毁掉它们好了！”席蒙冷冷地回答。

“还有工人的工资呢？”

“不用给工资！叫犯人来干！”

“可没有那么多囚犯呀，席蒙先生！”

“犯人不够，就把乡下人全都叫来，不论是老头、青年、儿童全都叫来。延长原来十五天的义务劳役^①，叫他们替国家工作三、四个月或是五个月。另外，再加上一条，叫他们自备口粮和工具。”

吃了一惊的唐库斯托迪奥连忙扭过头去向四周望了一

① 西班牙殖民主义者对菲律宾人民施行各种劳役制度（采矿、伐木、造船等），被迫服役的菲律宾人不但得不到工资，往往还要自备粮食。

下，看看左右有没有印第安人。还好，附近的印第安人都是农民，两个舵手看来正在聚精会神地一心对付迂曲的河道。

“可是，席蒙先生……”

“不要自己骗自己了，库斯托迪奥先生，”席蒙继续冷冷地说，“唯有采取这种办法，才能少花钱办大事。埃及的金字塔、墨里斯湖和罗马的竞技场都是这样建造起来的。整省整省的人各自带了口粮从沙漠来到工地。不论是老人、青年和儿童都在官府的马鞭下做工。砍凿石头，搬运石头，用肩膀扛走。做完了，侥幸没有死掉的就回家去，或是在归途中死在沙漠里。然后再由另外一个省的人来做，这样，一个省接着一个省，做了多少年，最后，终于完工了。现在我们赞美它们，到这些地方去旅行，游览埃及和罗马，歌颂法老^①和安东尼纳斯^②的丰功伟绩。放聪明些吧，死的已经死了，在后人眼里，只有强权才是公理。”

“可是，席蒙先生，这种作法会引起暴动的。”唐库斯托迪奥反对说。话题转到这方面，使他感到很不安。

“暴动？哈，哈！难道古代的埃及人造过反吗？那些犹太囚犯反抗过虔诚的泰塔斯^③吗？老兄，我还以为你是很精通历史的呢！”

显然，席蒙不是狂妄自大，就是完全漠视礼貌！竟然当

① 对古代埃及王的尊称。

② 安东尼纳斯(86—161)，古罗马皇帝。

③ 泰塔斯(40？—81)，古罗马皇帝。

面说唐库斯托迪奥不懂历史！这是任何人也不能忍受的！果然，看来唐库斯托迪奥忘记了自己的身分，反驳了一句：“但是，事实上你现在并不是生活在埃及人或犹太人中间！”

“而且这些人也曾经反抗过不止一次。”那位圣多明我会的修士有几分怯生生地补充说，“当年强迫他们搬运造船用的大木料时就反抗过，要不是有教会……”

“那是很早很早以前的事了，”席蒙打了个哈哈，笑得比往常更加冷漠。“现在不管你叫他们干多少活，缴多少税，这些岛民也决不会再反抗了。萨尔维神甫，”他转过身来对着圣方济各会修士，“你不是对我称赞过总督现在驻节的洛斯巴诺斯的那座房子和医院吗？”

萨尔维神父点了点头，然后仰头望天，避免回答这个问题。

“是嘛，你不是告诉过我，这两座建筑物都是在一个助理修士的皮鞭监督下，强征民工建造起来的吗？那座成为奇迹的大桥大概也是用这种办法建造起来的吧，请你告诉我，这些人造过反吗？”

“老实说……他们以前造过反。”圣多明我会修士回答说，“所以说：‘ab actu ad posse valet illatio！’^①”

“这个问题不必再讨论了！”席蒙一面说，一面朝舱口走去，“话就说到这里。至于你，锡维拉神甫，你不要引用什么拉丁文，也不要说蠢话！要是这些人能够起来造反，那

① 拉丁文：“以前发生过的，今后也有发生的可能！”

要你们这帮修士干什么？”

席蒙没有理睬他们的回答和抗议，径自走下狭窄的扶梯，一面嘴里轻蔑地反复嘟囔着：“蠢话！蠢话！”

锡维拉神甫气得脸色煞白。他，一个大学副校长，这还是头一遭被人骂他说蠢话。唐库斯托迪奥也气得脸色铁青，在他所出席过的会议中，还没有碰到过这样的对手。

“这个美国杂种！”他愤愤地骂道。

“他是个英国杂种。”本一萨伊夫轻声说。

“告诉你，他是个美国杂种，我还不知道吗？”唐库斯托迪奥很不高兴地说，“这是总督亲自对我说的。他是总督在哈瓦那认识的一个珠宝商人。我猜想他大概借过钱给总督，使他升了官。为了报答他，总督才把他带到这里来，让他在这里做钻石生意，给他一个发财的机会……哼，谁敢保证他卖的不是假货呢！可是他居然这样忘恩负义，骗了印第安人的钱不算，还要……嘿！”他意味深长地挥了一下手，就停住了。

对他这场谩骂，谁也不答腔。唐库斯托迪奥愿意倒霉就让他自己去骂吧，可是不管是本一萨伊夫也好，还是伊瑞内神甫、萨尔维神甫以及受到侮辱的锡维拉神甫也好，他们谁也不敢相信在座的几个人。

“这位先生，因为他是个美国人，他准是把这里的菲律宾人都看成美国的印第安人了，居然在轮船上说这种话！强迫本地人干活！远征加罗林群岛和在明达瑙发动战争，就是他出的主意。这个战争眼看就要使我们丢人现眼，把